





第十四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



却說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卽速回庄備太平車一輛  
一輛內鋪墊坐褥涼蓆卽着一庄家婦女到來陪侍小  
姐一輛搬劉公靈柩家人答應去了因對衆人道你們  
不須驚怪這再世還魂的事從古甚多不足爲怪此時  
雪姐已慢慢扶出棺來先與蔣公道此處不敢爲禮且  
到老叔府上再爲叩謝又對劉電道三哥不必驚訝小  
妹代兄侍奉父親陰間陽世總是一般父親盼望三哥  
已知今日必到再世相逢亦是定數這上邊就是父親



墳塚便可速起其中緣故三哥只請問蔣老叔與岑公子便知劉電見事出非常又茫然不解只得漫爲答應蔣士奇已吩咐土工將上塚起發不到四尺餘深便見一具漆棺掀開傍土果見頭邊有一塊方磚刷土看時上泐吉水劉公之柩六字劉電此時驚喜交集喜者已得父親棺木驚者不知這女郎還魂來歷又見蔣公與岑生十分欣喜料其中必有原委因向雪姐道小姐稱我爲兄諒必有故雪姐道小妹在地下侍奉父親一人世卽三哥家事我已悉知豈得無故劉電聽了復問蔣公道老丈旣知其詳請先言大概

劉電此時真是蔣急得沒設法處

公道不必性急待到做庄慢慢再敘此時已將棺木起出土來劉電不禁撫棺大慟蔣公再三勸止劉電看棺木時却還堅固尚無傷損此時衆人七張八嘴的道我們只耳聞說古來有還魂的事那得眼見不想今日竟眼見這樣的奇事真真是千載難逢又說這個姑娘且是生得齊整日後只怕還要享大福哩我們聽得當初有個甚麼杜麗娘還魂的故事想來也與今日一般大家互相談論不已

此段說話確是鄉間愚人嘈雜口氣却不可少

劉電又細看

這女郎日中有影毫無所異且舉止幽閒容質端麗聲音嬌朗話語有源諒無怪異只不知是何來歷當下日



色將午頗覺炎熱蔣士奇正欲讓雪姐劉電同往樹林中少息却遠遠望見兩輛車子如飛而來蔣士奇對劉電道此去小庄不遠屈到那裏慢慢再敘因向這幾個土工道你們工錢可到我庄上去取劉電道他們六人已言定每人工錢三百昨已給發過一千尚該找錢八百叫他們同我到下處去取便了蔣公道不必尊寓諒在此關旅店想隻身到此未必多帶行李只要說知店主姓名卽叫小价前往搬取必無疎失不必台兄自往我們便可同在小庄敘話又對衆土工道這具空棺尚無傷損你們辛苦一場卽與了你們拏去變價均分內

中被褥等物一并相送該找工錢八百卽到我庄上去取衆人聽說甚喜都道費得這半日工夫各人到賺了數百文錢鈔這口棺木極少也賣他五七兩銀子均分俱各歡喜蔣公吩咐卽將劉公靈柩抬在一輛車上安放停穩又叫這庄戶婦人扶小姐上車吩咐同靈車慢慢而行不許顛動劉電見蔣公爲人豪邁作事敏捷十分欽敬感激且急欲問知緣故無暇到寓因道承老丈高誼敬當從命但恐靈柩無處安放蔣公道已有措置不勞費心劉電因說知店家姓名并交出鎖房鑰匙道些微行李俱在客房一宿房金所該無幾并衆工人的



找錢下處俱有卽煩尊价到彼給發他們衆人亦不必  
同往貴庄了蔣士奇道甚好當下這些土工就將原帶  
來的繩索把空棺綑好四個人抬着跟隨蔣宅家人回  
到北關搬取劉生行李找錢去了車輛靈柩土工蔣公  
與岑生相邀劉電一同步行往庄上來蔣岑劉三人也  
地上聚集多人大驚小怪一場熱鬧到得庄前見婦女  
此時只剩兩個空穴幾堆黃土而已們已扶雪姐下了車子同入庄裏去了靈車在庄前停  
着蔣士奇吩咐庄戶們在祠堂東房內設放兩條大板  
橈將靈柩抬在居中又吩咐家人叫婦女們先與小姐  
飲姜湯開胃當下劉電先在庄前倒身拜謝蔣公扶起

與岑公子相讓同進庄來到了廳上劉電從復與蔣公  
岑生敘禮畢因向蔣公道晚生到此實是茫然若無老  
丈與岑兄指引竟至束手無策敢問老丈何以預知其  
詳乞卽見教蔣士奇笑道姻緣姻緣事非偶然此事說  
來却是一樁創古罕聞的奇事昨日因中元掃墓卽同  
岑賢姪住此納涼晚間閒步郊原貪看月色到一茂林  
中少坐忽見一蒼頭出來傳說主人相邀敘話我二人  
却不知不覺隨着前往到了一個所在村庄屋宇宛然  
見一蒼顏老者年約六旬狀貌清奇長髯蒼白邀入一  
室燒燈敘話也與人世無異及動問姓氏云是江西吉



水人氏姓劉名芳字德遠僑寓於此已有年餘並道及  
二位令兄名字因說尊駕明日到來搬取回里恐不識  
認住居託爲指引并呼令妹出見說是過繼之女明日  
亦當同歸恐道路差別預爲相託照料此話聽時未解  
其意今日想來正應着令妹回生幽明異路之說了并  
另有商託之事却一半明白一半含糊此是岑劉兩人  
姻事一是卽成  
一是有待彼時我二人竟不覺有陰陽之隔又承留飲美酒  
可見地下風光不減人世及相送出門時將手中竹杖  
植於門傍說以此爲記轉眼之間我二人却在星光月  
露之下人跡房屋俱無恍惚若夢審視其處却是叢葬

之所那所植之杖便是那枝野竹及回到庄來已是三  
鼓時分因此不敢負約今早卽到彼處相候果遇三兄  
到來所言一一相符豈非創古奇聞一大快事劉電聽  
說這番情節神情飛越大爲悲感道老丈爲先嚴所敬  
仰不以陰陽之隔諄諄重託比親親之誼更加百倍我  
與岑兄同輩若不嫌鄙劣從此敬當以叔姪相稱老叔  
想不見棄寫劉電一雙識英雄俊眼急欲親近蔣岑恐  
少遲便當面錯過今得與蔣公成了叔姪則  
岑生便居然兄弟此與殷勇結蔣公道只恐不當  
相愛  
拜同是一般親賢若渴心胸分滿足  
之心已十分  
正敘間雪姐却從後面梳洗畢出到廳前來  
向蔣公拜謝又謝過岑公子然後與劉電以兄妹之禮



相見畢蔣士奇正要動問地下緣由卽讓坐於劉電下  
首雪姐檢衽道自分幽埋塵土不料重覩天光此皆老  
叔大人恩及九泉老父感激不盡從此存歿均當戴德  
不朽蔣士奇道此皆令尊公靈顯因以成事何德之有  
請問小姐家居姓氏當時如何埋玉在此雪姐垂淚道  
此事言之傷心因將住居姓氏并如何隨父往外家拜  
壽如何同干娘回家如何遭船戶用迷藥將干娘謀害  
如何勾連媒婆賣至曹府如何哄騙上船赴任如何至  
起岸時吐露真情如何被惡婦得知毒施捶楚如何至  
此處旅店中捐軀自盡又如何至地下爲匪鬼欺凌如

何得遇仙姥指點授藥保全身體并教相投老父因蒙  
父親不棄收留爲女朝夕侍奉并將家中母親與二位  
兄嫂一一與我說知父親在地下已受了字章大哥誥  
命之榮因此衆皆欽敬都稱爲劉老封君預知三哥今  
日到來搬取恐無處尋覓故昨宵相邀老叔與岑公子  
拜託指示還有拜託之事老叔盡知不須再說把這前  
後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方知有這許多緣故在內  
共相驚嘆不已劉電道如此說真是我義妹了且請問  
妹子的干娘是何姓氏雪姐道姓殷娘家林氏劉電驚  
喜道這干娘的兒子可叫殷勇麼雪姐驚問道正是三



哥如何得知劉電道這又是一樁奇事蔣公道却是爲何劉電道小姪因搬柩前來沿江順流而下這日到了  
一個臨江大鎮遇見一人姓殷名勇說他母親同一小  
妹探親不回分頭尋找却在彼處尋着母尸號天大慟  
那時小姪上岸問知緣由却與妹子所說一般小姪見  
他路途莫措遂分贈棺資權厝江寺又看他儀表非俗  
卽與他結爲異姓骨肉如此說這死者是妹子干娘無  
疑了又是一段敘述三段都是大起大落之筆雪姐聽了傷心墮淚道我干  
娘果被賊人害了性命此仇何日得報家中生父又不  
知爲我如何痛苦想到此處不禁放聲大哭起來劉電

勸道這是大數妹子且免傷悲卽如今日妹子死而復  
生也是定數豈人力可爲明日愚兄順道送妹子回南  
便可與老伯相會這兇徒既有姓氏來歷便可稟官拿  
獲以報此仇蔣公道此乃小姐不幸中之大幸且免傷  
悲雪姐拭淚道三哥所遇的殷勇正是我干娘的親子  
自幼我父親因無子息原欲過繼他承祧宗祀只因干  
娘現在稱呼不便因此未曾舉行小妹自小與他兄妹  
相稱爲人極孝最重義氣慣抱不平父親見家計淡薄  
因叫他在叔父處習學生理不想又遇見三哥結爲兄  
弟實是難得只可憐我干娘反是我累他死得好苦說



畢悲泣不勝劉電道殷家兄弟堂堂一表膽勇過人愚  
兄再四勸他投充武勇從戎効力他已允從將來必然  
發達未可限量大家敘話間家人已將劉生行李搬到  
除去找給房錢工值之外所餘之物點視不差劉電道  
却是有勞再當相謝家人又稟道如今北關廂都知道  
有這件奇事明朝只怕有許多婦女們要來看小姐哩  
蔣公笑道這原是一件奇事婦女們來看看何妨此時  
日已正午家人稟說飯已完備蔣公道今日已預備粗  
飯一棹先與尊公權爲祭奠然後同享祭餘劉電不勝  
感激道老叔雲天高誼存歿均沾蔣公道小事何煩掛

齒當卽吩咐家人庄戶將祭棹抬往劉公柩前擺供端  
正點上香燭一同前往祠堂先是蔣公與岑公子上下  
肩一同拜奠劉電兄妹在傍涕泣叩謝然後兄妹拜奠  
畢不禁痛哭了一場焚化冥資劉電遂與雪姐另拈香  
一炷同到蔣公祠堂中來叩拜蔣公阻之不住遂陪他  
兄妹行禮畢然後一同回庄上來蔣士奇對劉電道令  
尊棺木雖無傷損但水陸長途常須啟動倘於路有失  
反爲不美依愚見竟在這裏用堅固木料做一少薄外  
槨則途中便萬無一失劉電道老叔所見極是只是又  
要累老叔費心蔣公道這却不費甚事當下雪姐自有



婦女接往裏邊陪待這外面客位安放棹席讓劉電在  
左岑秀對面蔣公主位相陪家人斟上酒來劉電舉杯  
謝道天涯萍跡何幸得遇老叔如此周備卽骨月至親  
亦不過此不知他日何以爲報蔣公道論今日之事果  
是一段奇聞千秋佳話然將來與二位老賢姪親親之  
誼正未有艾今日幸聚大事已完且須寬飲一杯以解  
道途勞苦明日屈到舍下安息幾時正好細談衷曲且  
尚有正事相商劉電道小姪因搬父柩星夜前來老母  
在家日夜懸望因不敢久停今蒙老叔如此恩誼小姪  
亦不忍遽別只是明日先要懇煩老叔覓一作榔材料

并懇老叔卽僱匠人一做蔣士奇道此事甚易材料現  
有明日卽可動工老姪摠欲急歸亦須屈留十天半月  
一來尚有相商摠爲親事一節事情二來亦可少盡地主情誼

劉電道明日自當同小妹登堂拜謝請問尊府還有甚  
人離此多遠蔣公道不過十餘里地面舍下還有老母  
拙婦一個小兒尚在幼齡又問岑公子府居金陵在城  
在鄉幾時到此岑公子亦將住居并同老母避仇到此  
緣由說了一遍劉電道原來老伯母也在此間明日一  
併瞻拜大家一邊敘話飲酒彼此情意相投各帶微醺  
用飯畢蔣公卽邀到花園內在一座亭子上納涼這亭



前山石玲瓏四圍叢篁交翠

忽作閒筆寫景此書慣擅此長然實非寫景乃寫主

人之

情也大家倚闌坐下家人送茶來吃過劉電對岑秀道

弟從江南一路來聞得人說那侯巡按狼屠用聲名甚是不好但明歲鄉場兄亦當回南應試岑秀道正是只爲此人未去尚在躊躇未定劉電道此是進取之階豈可錯過搃然此人爲仇他亦不能禁止入場之事一登黃榜他其奈我何蔣公道我也正如此勸他因問劉電道老賢姪青春幾何英偉卓立將來必當大任劉電道小姪年纔十九雖傲幸武學技藝荒疎正要求老叔指教蔣公笑道功名之念頗不置懷但見獵心喜閒時不

過借此消遣改日正要看賢姪妙技因問宇章令兄此時諒已丁艱回里了劉電道小姪出門時本地文書已是早發况得信後卽先揣差前去計聞諒已早到但知縣衙門錢穀交代恐一時不能動身正不知歸與未歸此時三人各敘家常談文論武疊疊不倦岑秀看劉電胸襟磊落是個英雄豪俠劉電見岑秀言論恢宏是個俊逸儒流二人交相敬羨蔣公見他們情投意合氣誼甚殷因道我看二位賢姪青年卓犖一文一武將來萬里雲程不可限量子何幸得此你們旣如此敬愛亦不必效世俗常情只要肝膽相照從此竟結爲兄弟何如



兩人一齊起身拱手道老叔大人卽是主盟日後倘有負心卽如此日當下敘齒劉電長岑秀一年應當爲兄自此二人卽以弟兄相稱倍加敬愛蔣公大喜猶如取了得意門生一般復命取酒在竹亭小酌此時日已沉西月光早上三人暢敘直到夜涼人靜纔回房安歇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明日一早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正是今番幸會增添無限情懷他日重逢做出許多事業不知蔣公吩咐家人是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敘起塚返魂一節人多口衆心口不一最難

落筆如蔣岑劉三人各有心事蔣公是要看劉電人物岑秀是注意在雪姐再生劉電只是要尋得父柩及至雪姐還魂蔣岑與雪姐心下各自明白惟劉電茫然不知頭腦寫得衆人情景宛然真是作家高手及到庄上三番敘述各極其妙蔣公一段妙在詳細雪姐一段妙在悲婉劉生一段妙在直截如王積薪聽婦姑奕棋着着分明着着模糊筆意參差文心錯落非尋常小說所得窺其籬籬蔣公對岑劉道不必效世俗常情真是豪傑語夫常情可也而世俗常情則不可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此常情也言清行濁口是心非皆世俗常情也蔣公以此規戒真英雄真豪傑那得不令人敬服

### 第十五回

試鐵弓叔姪顯英雄 解玉環劉蘇結秦晉  
却說蔣士奇叫家人來吩咐道你明日五鼓即騎牲口回去先稟知老太太一隨即將轎車備好着大子了頭道來好陪侍小姐回去可多取幾件衣飾未印小姐更換並着厨下明日備兩棹酒席候再多備一牲口主騎坐乃可有候前云如此如此此却逐件吩咐明白

### 第十五回

試鐵弓叔姪顯英雄 解玉環劉蘇結秦晉

却說蔣士奇叫家人來吩咐道你明日五鼓即騎牲口回去先稟知老太太隨即將轎車備好着大子頭到來好陪侍小姐回去可多取幾件衣飾來與小姐更換並着厨下明日備兩棹酒席伺候再多備一牲口來騎坐不可有候前云如此如此此却逐件吩咐明白家人答應自去理會又吩咐佃戶將所存大桐木一株明早即去叫匠人來解開作槲因對劉電道此木性堅質輕便於道路但用漆恐不能即乾只可權用桐油灰補到府後再為整理劉電



稱謝不盡此時已覺夜涼露重家人收拾杯盤三人就在花園竹月軒安寢雪姐自有庄婦相陪在內室安歇一宿無話次日叔姪們早起盥洗畢同出前廳見兩個匠人到來解板蔣公吩咐依着棺木式樣做一外槨有二寸淨板便好須留着正頭做成抽替縫道將棺木推入然後合筭匠人道這不須吩咐我們知道劉電見蔣公如此用心感激無已當日纔吃過早飯家中已將車馬備到那大了頭碧蓮聽得說這還魂的事已不得要

先來看一看下了車捧着個衣包急急忙忙到後邊來見了雪姐暗道好個齊整姑娘只說我家蘇姑娘齊整

原來還有一般齊整如他的

只言雪姐比玉馨齊整而玉馨之齊整自見

因

對雪姐道恭喜姑娘我家老奶奶大娘娘先叫上福姑娘說趁上半日早涼請姑娘就起身把帶來的衣包打開道請姑娘揀稱體的更換了又動手與雪姐將幾件首飾揀戴好雪姐道有勞你因問你家老奶奶今年多大年紀了碧蓮道我記得老奶奶大前年做六十歲如今想是六十三歲了還有個大娘娘與大爺是同年的有三十八九歲了還有個蘇姑娘是大爺的表姪女兒同姑娘倒像姐妹一般的齊整

極畫玉馨又是極愛雪姐活畫出一快嘴的了

頭如今還有一位岑夫人是去年來的說是老奶奶的



千女兒雪姐笑道只問得一位老奶奶他偏把還有何人碧蓮道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小相公兒當下雪姐更換了衣服當不得這了頭催促得緊因謝別了庄戶家婦女碧蓮扶着雪姐婦女們一同送出廳來蔣公道小姐請上車先走一步我們隨後回來雪姐道到了府上再叩謝老叔當時婦女們攙扶着雪姐同了頭上了車先走這裏蔣公吩咐管庄家人監看木匠造槨後日我們同來觀看該多少工錢就給發與他一做完就去叫油漆匠來灰補又對匠人道只要用心做得好格外有酒資相謝匠人道不消大爺費心包管如意蔣公料理

畢就與劉岑弟兄一同騎牲口回來沿路見男婦們往來絡繹有那在車上看過了雪姐就轉來的也有不魯看見跟着往村裏來的原來這件事不但尚義村鬧動卽鄉關婦女來看者紛紛不斷只等雪姐車子一到這些婦女們便揭起車簾擁擠觀看及雪姐下了車早有內眷出來相接那些遠近婦女們也一齊擁進來觀看如何攔攪得住都道好個標致姑娘此時雪姐真雪姐到了後堂先與蔣老夫人拜見過又拜見了岑夫人蔣大娘子又與蘇小姐表姊弟見過了禮同衆婦女萬福了大家相讓坐下此時恐沒有這許多椅橈蔣老夫人



就問姑娘今年十幾歲了雪姐道今年十六歲了此時大家都要問雪姐的始末根由并地下的光景還魂的情節雪姐因見人多只好將大概對答這時來看的婦女一隊去了一隊進來七張八嘴問長問短沒一個不稱贊嘆息都道真是一件稀奇罕有的事外邊蔣公與劉岑弟兄早已到家劉電重與蔣公叩謝當下原要進內堂來拜見因爲這些婦女們打攪不了隊進隊出幾乎把客位都擠滿因此大家只得在前書房暫待被他們整整聒噪了半日纔漸漸散去已是晌午時分了可見這半日熱鬧不開只老夫人問得一句年紀下面就七張八嘴的問話豈能一一對答只可畧言大槩當時情

事宛然非妙蔣士奇因先進內堂來把劉公冥中相託筆不能寫出之事并劉公子啟柩雪姐再生幾段情節一一稟知老母老婆婆道這是千載奇逢的事既然是他令尊顯靈相託必然與玉兒是前定姻緣自當應許只不知這劉相公人品如何蔣士奇道一表非凡如今已與兒叔姪相稱又與岑家大姪結爲兄弟便都是子姪輩少刻進來拜見大家都不須迴避說畢就起身出來雪姐還要拜謝蔣公老婆婆道已經見過再不消了當下蔣士奇纔出外面劉電就要進來拜見岑公子遂相陪一同進來到了內堂那時只有蘇小姐要避去原來雪姐有意



正要使他兩人一見就一把拉住道這是我三哥姊姊見見不妨蔣士奇便對老母道這是劉家三公子與岑家大姪同輩都是親誼見禮不妨老夫人道如此說只行常禮罷劉電不肯叫岑公子扶住了倒身拜了四拜蔣士奇攙起因對岑夫人道大姊與弟婦竟一同見了禮罷因此劉電口稱伯母嬌娘望上搃拜了四拜岑夫人與蔣大娘子俱受了兩禮然後與蘇小姐表姊弟二人深深四揖行畢禮劉電對老夫人道再姪兄妹們承老叔大德垂庇又在府上攪擾不但舉家戴德卽先人亦當於地下感激不淺老婆婆道將來就是親戚凡有

簡慢處不要見怪劉電連稱不敢一面遂告辭出來老

太太見劉電人品軒昂心下甚喜時已過午酒席早已

齊備裏面內眷們陪雪姐同坐一席外邊讓劉電坐了

客位岑秀對席小相公卽坐在岑公子肩下蔣公主位

相陪正是酒逢知己話不嫌頻大家直敘到日色將西

方纔散席就回到內書房來散坐劉電見四壁琳琅圖

書滿架

陪襯鐵胎弓見得不是糾糾一派

果是世家體統又見架上有

良弓數張內有一張描金細畫的鐵胎弓上着虎筋弦

未曾解放劉電道這弓自然是老叔長開的了蔣士奇

恐劉電力不能勝故意道功夫久荒難以開動劉電因



問不知有多少力蔣公道約有八九石力劉電終是少年豪氣便道老叔既有此弓豈有不能開動之理隨將弓取下道小姪八石之弓也曾試過恐此不止八石若試不開老叔莫笑蔣公道賢姪且試一試當下劉電將弓弦兜住畧扯了一扯然後使出那三尖六靠的身法兩臂運力將弓扯得如滿月一般蔣士奇大喜道不知賢姪有如此神力可敬可敬劉電將弓雙手送與蔣公道小姪粗疎還求老叔指教蔣士奇接過弓來道賢姪功夫已到何必過謙便也把弓拉了個滿劉電亦深敬服蔣公笑對劉電道尚有一張硬弓比此更多幾力已

拏去脩整明日取來再請一試岑公子接口道三哥神

力非老叔則無雙矣因對蔣公道

婚姻一事必須岑秀起口似預先關會者

老叔何不把這件正事與三哥說明了劉電急問何事

蔣公道此事本欲煩岑賢姪轉致今既提起亦不妨面

言方纔賢姪進內所見與令妹並肩的係表姪女本姓

蘇氏年纔十八自小在老母身邊撫養成成人論其德容

與令妹可相伯仲愚意欲與賢姪結朱陳之好就煩岑

家賢姪爲媒賢姪諒不推却劉電欠身道承老叔大人

不棄寒微小姪敢不從命只是現今多有未便蔣公道

爲何劉電道現有孝服在身不忍議及姻事一也未稟



老母不敢擅專二也身在客途毫無聘物三也還求老叔見諒蔣公道賢姪所言雖是但此時只要一言訂定又不卽偕花燭與孝道何碍卽明日令尊堂知道諒亦樂從至於聘物更爲小事大丈夫處世一言九鼎何必計此英雄作事無不爽快决烈真可謂天下無難事岑公子便道三哥却不知這姻事也是老伯顯靈再三諄懇老叔成全的只問令妹便知端的三哥豈可不遵劉電聽說便不敢再推卽將腰帶所繫羊脂玉帶環二枚取下一枚雙手奉與蔣公道客中並無他物聊以此環爲聘小姪回家稟過老母俟服滿當來親迎蔣公大喜接過玉環道此卽千金

之重了劉電又向岑秀深深一揖道月下冰間卽借重賢弟岑秀道敬當如命劉電又問道前日老叔所言先嚴所託一半明言一半含隱不知又是何故蔣公笑道此事也當說明了前者令尊所託三事其一是與賢姪指引處所其二卽爲賢姪婚姻這第三事却是說令妹與岑家賢姪亦有姻緣之分但其中話語含隱却像個尚須耽待目前不宜預定的意思正不知是何緣故但既有定緣終當成就况令妹年纔十六卽耽待兩年亦不爲遲賢姪回南見了許丈當爲一言訂定取了庚帖便無改移了令堂面前亦當稟明不必更爲他議劉電



道此一事老叔不言小姪亦有此意因對岑公子道愚兄見過許丈卽當成全報命况愚兄服滿後必先到賢弟處那時自當與吾弟完成美事蔣公道所言極是你二人却互爲郎舅又互作冰人更加親熱了因起身道我當進內與老母說知遂一直到內室來此時裏邊席已早散都在上房敘話蔣士奇因對老母將結姻之事一一稟知老夫人道方纔許姑娘已在這裏說起只是路途遙遠我一時如何割捨須要說過先當贅在此間過一兩年再作歸計自小養大的嬌娃豈能一時捨其遠嫁外省此是情理之常妙在寫來確是老蔣士奇道這事亦易爲商量因將玉環一枚婆婆口氣

交與老母道這是他的聘物又對岑夫人道許小姐與大姪的這段姻事劉公子已一力承當他去見過許丈訂定後卽有書來通知諒無不成之理岑夫人道此事雖是劉公諄託大弟終有陰陽之隔且不知許公允與不允况如今又有劉老夫人在堂亦可作主事難預定且待三公子書來纔得定局若果是姻緣卽遲一兩年亦有何妨蔣公道大姊所見極是說畢就出外邊來將老母所言與劉電說知劉電道小姪自當稟知老母諒來無不從命且說這裏邊都知道蘇姑娘與劉公子結了姻這些了頭僕婦都到上房來與老太太們叩過喜



又來與蘇小姐道喜都說這劉公子好個標品真真是  
一位出色的新郎你一言我一語說得蘇小姐臉上紅  
了白白了紅十分羞澁然兩下都已見面心中却是暗  
喜原來雪姐與蘇小姐身材不差上下這更換的衣服  
都是蘇小姐的那碧蓮了頭看着雪姐笑道許姑娘同  
我家姑娘身材齊整都是一般這衣服鞋脚竟好合穿  
得的雪姐對玉馨道這衣飾想都是姐姐的與小妹身  
材却是一般蘇小姐道只是粗衣飾不中姐姐穿戴岑  
夫人道你們兩個真像姐妹如今又成了至親這許姑  
娘小你兩歲以後竟以妹子相稱却不要客氣了碧蓮

又指着岑夫人插嘴對雪姐道我們姑娘是他老人家  
的干閨女如今你們做了姊妹少不得也是他老人家  
的干女兒了雪姐道這個自然蔣大娘子笑道你這了  
頭偏會多嘴老夫人道雖是多嘴却也有意思時已黃  
昏當晚內外用過晚酒劉電就在書房後間另設一榻  
與岑公子同房裏邊雪姐就在老婆婆房中與蘇小姐  
同榻岑夫人見雪姐嬌美溫柔一口一聲叫着娘心中  
歡愛不盡雪姐又與蘇小姐取笑道你如今是我的姐  
姐他日又要改叫嫂嫂了蘇小姐也笑道你如今是我  
小姑日後還是我的弟媳婦了

清新秀媚  
如出檀口

大家說說笑



笑直到交三鼓纔睡正是樂對新知嫌夜短細談往事  
喜更長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之妙通乎鬼神總緣心細故不可方物寫蔣  
公筆筆愷摯筆筆細膩筆筆豪爽不如此幾不成  
爲蔣公何以使劉岑敬服寫尚義村男婦看雪姐  
一段見得還魂是件奇事真鏡花水月之文蘇劉  
結姻一段若出俗筆必先提出劉封君作主大家  
都以鬼話爲憑豈不笑煞且亦無此印板文字看  
他全用蔣公做主絕不說起劉公囑託之語只是

劉電一問蔣公一答岑秀一表俱是輕輕帶過筆  
法高妙食烟火人何處揣摩









